

中山舰

沉浮纪实

陈明福 编著



海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山”舰沉浮纪实/陈明福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151—276—6

I . 中… II . 陈…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374 号

“中山”舰沉浮纪实

陈明福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841)

北京颐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85 千字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151—276—6/K · 18

定价:1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悲咽的中国海呼唤屏藩	(1)
一、中华民族有幸拥有一片蔚蓝色	(1)
二、中国海区胸膛上的伤痕又深又长.....	(12)
三、兴建近代中国海军千秋功罪怎评说.....	(32)
四、一场在未打之前已必败无疑的战争.....	(44)
五、张之洞萨镇冰在沉沦中奋起.....	(56)
六、既傻冒又风流的王爷开了洋荤.....	(62)
七、“永丰”舰从日本长崎出港东来.....	(70)
第二章 在风云际会中独出冠时	(77)
八、在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中举足轻重.....	(77)
九、护法舰队鼓轮破浪抵粤海.....	(88)
十、孙中山对护法舰队的整顿与改组.....	(98)
第三章 伟人蒙难 “永丰”建功	(104)
十一、孙中山广州伴“虎”史	(104)
十二、物幸遇伟人 战舰立丰功	(110)
十三、名舰光耀青史 “永丰”改名“中山”	(134)
第四章 “千古奇冤”的历史真相	(144)
十四、枭雄心怀叵测初露端倪	(144)
十五、透过“扑朔迷离”识其阴谋诡计	(151)
十六、“中山舰事件”历史见证人如是说	(160)
十七、蒙冤遭难的“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168)
第五章 在迷离的烽烟中重新沉沦	(179)
十八、在军阀混战中——朝秦暮楚	(179)

十九、在“福建事变”中——助纣为虐	(184)
二十、在镇压起义和“剿共”中——充当工具	(187)
第六章 英勇抗日 壮烈殉国	(191)
二十一、民国海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作为	(191)
二十二、保卫大武汉的海军主力舰	(203)
二十三、“中山”舰被炸沉之后	(221)
二十四、与战舰共存亡的英雄舰长萨师俊	(230)
第七章 为了一代名舰重见天日	(239)
二十五、对“中山”舰的多次探摸	(239)
二十六、三省争打捞 梦想终成真	(244)
二十七、他们为打捞名舰竭尽奉献	(262)
二十八、敢冒风险挑重担的“川军”	(271)
二十九、“史以地近” 选址金口	(277)
第八章 国运兴名舰出	(286)
三十、把名舰从“龙床矶”抬出来	(286)
三十一、雄姿未灭 忠魂再现	(297)
三十二、雄伟壮观的“中山”舰教育基地	(303)
三十三、“中山”舰幸存将士今何在	(312)
尾 声	(350)
后 记	(360)

第一章 悲咽的中国海呼唤屏藩

一、中华民族有幸拥有一片蔚蓝色

“崩腾翕众流，泱漭环中国”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是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开头的句子。

唐代柳宗元在《天说》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诠释：“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

早在两亿年前后的晚三迭世和早侏罗世，我们脚下这颗太阳系中小小的蔚蓝色星球，正处于山崩海裂、剧烈躁动、沧桑巨变之中。

那时的情景十分恐怖：火山喷吐着炽热的岩浆，海水冒着沸腾的热气，频繁的地震使地球不时颤抖，板块的挤压、碰撞隆起了一座又一座高入云霄的褶皱山系……

此前，即古生代末期和中生代初（约距今2.7~2.2亿年），地球上各大洲曾经是一个连续的整块（原始大陆）。可能由于潮汐力和地球自转力的影响，后来，特别是在中生代末期，这个原始大陆破裂成几块，在地壳的硅镁层上分离，产生了离极漂移并向西漂移，造成了今日世界上诸大洲与诸大洋的分布位置。

中国现代地貌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陆地壳是在中生代以前的构造运动的基础上逐步扩展的，海域却是多次剧变。

在震旦纪以前，中国领域内，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海面面积大大

超过陆地面积，陆地多呈岛屿状分布。

整个古生代，就是一个海域不断缩小，陆地不断扩大的历史。特别是经过加里东和华力西运动之后，除了古昆仑山、古秦岭以南以及古雪峰山以西的地区为古地中海范围，四川盆地、鄂西、粤北以及湘、赣等部分地区分别为古地中海和古太平洋伸进的海湾，为海水侵浸以外，广大东部和北部地区都已成为陆地。

三迭纪末的印支运动，陆地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白垩纪末，经最后一幕燕山运动之后，除喜马拉雅地区、台湾和东北一部分地区还受海水浸淹以外，其他地区都已成陆，地貌轮廓基本定型，大陆上的主要山脉也已形成，并且山地地貌占了优势。东部地区，在华夏构造体系控制下，地壳发生猛烈裂断，褶皱和火山岩活动，形成了一系列北东走向的山地。

“大江东去”，并非自古如此。门前流水皆向西。那时，中国的地势是东部较高西部较低，黄海和部分东海都是陆地。西面，从西伯利亚到中亚都是一片汪洋，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经过第四纪以来的构造运动，亚欧大陆地理环境起了巨大变化，古地中海消失了，亚欧大陆连成一片。特别是在上新世末到更新世初，一次新的地壳运动——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巨大的青藏高原崛起在地球之巅。

根据近年来钻探资料分析表明，在早第三纪，首先被海水淹没成为海盆的是东海和南海。至于黄海盆地和渤海盆地，除了局部湖沼低洼地区间歇性地受到海水影响，形成海陆过渡性质的海侵湖以外，广大地区当时还属大陆的湖沼密布的滨海平原。

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早期，受喜马拉雅运动影响，太平洋板块相对地向西推移，在东亚前缘形成了断续相连的岛弧，进一步奠定了中国近海的轮廓。但这个时期，海水浸淹地区仍主要限于第三沉降带的东海和南海。渤海与黄海仍属滨海平原，只有局部洼地受到海侵。不过这时黄海、渤海地区，离海更近了，受海水侵浸的程度更大

了，表现在沉积层化石群中，出现了有孔虫、海生介形虫和海生软体动物化石群。

到了中更新世后期，大致相当于大姑—庐山间冰期，气候回暖，大陆冰盖和高山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同时华夏构造体系第一、二沉降带继续下沉，不仅黄海盆地被海水淹没成为海盆，就是渤海盆地也因渤海海峡断裂陷落，大量海水内涌而成为海盆。至此，中国近海的轮廓就基本完成。

这不是比“天方夜谭”更离奇吗？有谁见过？有什么根据？……

有亲眼见过者，有名有姓，记载在古籍上，你信不信？

据说，目击者便是神仙麻姑。

晋代葛洪《神仙传·王远》中写道：麻姑与王远饮蔡经家。“麻姑自云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将复扬尘也。’”

沧海桑田，海水成尘，蓬莱清浅，陵陆复出……，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这类自然现象难以解释，只是作为一种世事多变、乾坤更迭、人世茫然的感叹而已。

“神仙”之言毕竟不足信。

最可信的是现实的证据，出土的化石，科学的考证：

请看喜马拉雅山地层中发掘出来的大量海洋动物化石；

从渤海中央的凹陷区和南黄海在更新世早期潟湖相地层之上，有200余米厚的上更新世的、含有孔虫和海介形虫化石群的海相层，全新世沉积层、化石群与现代渤海和黄海的生物群相似；

山顶洞人居住的山洞中有大量作为装饰的海贝……

如果要取得系统知识，请你读一读有关海底地貌学、海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科学著作……

多灾多难的地球在历经沧桑之变时，是一个可怕而痛苦的过程。每到冰期悄悄来临之时，天空中愁云惨淡，阴风怒号；大地上冰

封千里，草木凋零；成群结队的古生物啼饥号寒，冻馁而毙。

到了晚新世后期，世界进入了另一次冰期，在中国相当于大理冰期，欧洲相当于玉木冰期。这一次因冰川发展导致的海平面大幅度下降，使中国近海凡在海平面以下100~120米深的大陆架，均露出水面。长江三角洲的前缘界限向东直抵东经 $125^{\circ}30'$ 附近。长江水道沿着东南方向贯穿东海大陆架，至今在东海大陆架上，还保留着当时长江故道的痕迹。在南海海区，临近雷州半岛的铁山湾海底上，也保留着当时在大陆架上发育的河谷遗迹；珠江口外的沉溺古河道一直延伸到大陆架转折线附近。此外，在东海南部和南海近岸带的海底，还发现有淡水源的沉积层和红色风化壳。

这一系列事实，都充分说明，这次冰期所引起的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确实使渤海干涸了，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也都相继成陆，接受了丰富的陆源物质的堆积。当然，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国沿海的大小岛屿，包括台湾和海南岛在内，重新成为大陆架平原上的山丘，首先是一群小型的机灵的哺乳动物觉察到的。

能跑善跳的梅花鹿、小麂，在觅食时发现东南方向水退去之后，有一大片鲜嫩的水草。广阔的大陸架平原及其山丘是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于是就边吃边走，结伴而行。豹猫和黄鼬看到了，出于新鲜、好奇，也跟随它们凑热闹。

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九月九，仍然不回头。它们竟然跑到了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台湾高地。

然而谁能掌握天行之“常”？随着大理冰期的彻底结束，气候更加暖湿，冰雪大量融化，江河湖泊横溢，海水再次漫漫。当年的陆地又为蓝色的海水覆盖，高地艰难地露出头颅，成为浪花簇拥的岛屿。于是从浪漫的以“旅游”为目的的这批小哺乳动物，只能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再也回不了老家。

现今台湾岛上的这类动物，它们都是当时从大陆迁移过去的

后裔，这是动物学家有根有据的科学结论，并非虚言妄说。

第四纪冰期终止于距今 10000 年前后，这是海水最后一次漫向陆地，其极盛之时，现在的冀、鲁、苏、浙等靠近海洋的地区都被淹没，山东胶东半岛成为海岛，天津、连云港、南通、上海皆在水中，宁波还未形成陆地，德州、济南、无锡、苏州、嘉兴、绍兴、这些今天的内陆平原城市或江南水乡秀镇，当时都在海边。作为中华民族祖先的北京的山顶洞人、山东的大汶口人、浙江的河姆渡人，都是傍河面海而居、听涛踏浪而生的。从那时以来，只因大河夹带的泥沙的淤积和海水的逐步退却，使海岸线缓慢演变，而我们的民族所面临的东、南、渤、黄四海未再有大的改观。

我们曾有过征服海洋的壮举

华夏各民族濒临太平洋的西北岸，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以渔猎为生，逐水草或森林而居。古籍《世本》记载说：“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而《淮南子》进一步记述说：“见窍木浮而知为舟”。在与江河湖海的长期斗争中懂得道理、积累知识之后，开始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制造浮筏和独木舟了。这就是《物原》上说的“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的说法。

“刳木为舟”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始在新石器时代。长期以来，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或极少有独木舟的结论，早被事实否定。仅据《考古》、《文物》等文献上的有关报告，本世纪 50～70 年代在全国各地出土的独木舟及其附属设备的残骸、船棺、船桨、陶舟等实体，即达 30 余例之众。如 1973 年至 1978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距今约 7000 年的 6 支独木舟木桨与舟型陶器，1979 年在辽宁丹东出土的距今 6000 年的舟型陶器等，已足资证明中国古代独木舟历史久远、型制多样以及分布广泛。

我国原始的航海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据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所见，属于小朱山下层（距今

约 6000 年)、中层(距今约 5000 年)、上层(距今约 4000 年)的文化遗址,就广泛地分布在大连、旅顺、长海县、獐子岛、新金县、海洋岛、大长山岛、丹东东沟等辽宁滨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顺郭家村和众多的双坨子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巨型石网坠以及深水大型鱼类(如鲸、鲨之类)的骨骼残骸。这表明,距今约 6000 年前,辽东半岛黄海沿岸与附近海岛之间的短距离海上捕捞与迁徙航行已经开始。

据考古所见,在朝鲜半岛应尚南道、平安北道与咸镜北道的一些文化遗址中,多次发现了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沿海文化遗迹相类似的陶器型制与刻划纹;甚至远至海参崴大彼得湾查伊桑诺夫遗址中,也出现了小朱山中层的刻划纹直口筒形罐等,这些很可能表明,辽东先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与这些地区建立了沿岸性质的航海交往。

据统计,有石斧在我国大陆沿海地区多处分布,包括在河姆渡遗址和旅顺郭家村遗址。这反映了在距今 5000 年左右,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一线,已出现了区域性或超区域性的原始航海活动。长江口附近的舟筏,既可以沿苏、鲁海岸北上,经渤海海峡,航达辽宁省南部;也可以循浙、闽、粤海岸南下,驶抵香港、南海甚至中南半岛等海岸。

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民族,在中国东部、东北部、东南部与南部的开放性海域中所进行的各种性质的沿岸、近海与远洋航行,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足以光彩夺目的姿态耸立于世界古老的航海民族之林。

到了夏代,海外航行已有相当能力。据《诗经·商颂》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契的子孙,汤的十一代祖。“截”,郑玄笺注“整齐也”,又引申为“整治”。此话意为相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海外也有治理得好的地方。

商代已开展了海外航海贸易。殷墟遗址出土的鲸鱼骨、海贝、

大龟、象牙、蚌壳等，多产于南海、东海或南洋一带。西周时代与南方的越裳和东方的倭人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名重一时的海上强国和频繁的海战，出现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出现了越海航行、远洋探险与海外贸易。这意味着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远古航海活动的终结，以及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新阶段的开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航海事业十分重视，曾五次出巡，“示强威，服海内”，其中后四次为江海巡游。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东渡日本，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之一。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徐福古称徐市，是一个方士，利用秦始皇希图长生不老，声称海上有仙山、异物，借始皇之力，征调人员物资，多次出海远航。《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后因“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乃令人海者齧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射之。”欺骗、撒谎是不能长久的。徐福拿不出长生不老之药，最后一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古今中外学者多人达成共识，“察东海（即今黄海）各岛，当时除日本畿内地方外，原无一处有平原广泽者。此绝难错认之极大标志，断无人能加之于东海之任何他处。”（卫挺生：《日本神武开国新考》）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沿海地区，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亲自7次巡海航行，并以军事实力扫清阻力，畅通了南北沿海的海上交通。当时的造船事业已很发达和先进，集中体现在“百尺楼船”上。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与群臣乘楼船在汾河中巡游观景，作《秋风辞》一首，其中的“……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等句，就是他见景起兴，抒发感情之作。武帝为了显示汉王朝的繁荣昌盛，促进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曾在大型楼船上设盛宴招待各国使臣。据《汉书》中有关文章记载，船上鼓乐喧天，轻歌曼舞；演员们演出了各种精彩节目，使外国客人们目瞪口呆。试想，如果这种楼船船体不大，稳性不够，结构不牢，设备不好，怎么能进行这些活动呢？

唐宋时期，由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不仅能多造船，而且能造大船。杜甫的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说明船大且快。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中国唐代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海船畅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再远渡重洋。“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这句宋诗是对当时海船进行对外贸易盛况的生动写照。一艘艘中国海船，在水天一色的海面上，扬帆翔风，跃浪踏波，阴晦无阻，昼夜不停地向前驶去。它们的目的地，也许是东南亚，也许是波斯湾，或者是更遥远的国家。海船一旦到达，许多外国朋友聚集海岸，竞相欢迎，甚至出现了“倾国耸观”、“欢呼嘉叹”的热烈场面。

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到了明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领先世界水平。举世闻名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它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是当时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郑和的随从巩珍在他所著的《西洋番国志》里说：“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匹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罗懋登在《西洋记》中载：“宝船九个桅。”大宝船桅大而多，风鼓征帆，乘风破浪，纵有万里航程，往返亦不觉路遥。其航行之雄伟壮丽与艰苦卓绝，正如《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所刻：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
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
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有比较才能鉴别。欧洲的远洋航行，到了 15、16 世纪才出现，比我国晚得多了，就比郑和船队也晚了百把年，且他们的船队规模和船只大小，以及性能等，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先看看哥伦布的船吧。1492 年 8 月，他带领 88 人，乘坐 3 条帆船，最大的一条叫“圣玛利亚”号，满载排水量也只不过 250 吨。他们从西班牙出发，只航行了 1 个月，1 条船被烟波浩渺的大海吞噬了，另外 2 条船也是千疮百孔，严重漏水，经过艰难航行，总算到达了美洲。1497 年，葡萄牙掠夺殖民地的大将达·伽马远航印度时，也只有 4 条船。据说，这 4 条船还是为这次远航而制造的，当时可算是欧洲最好的船队。其中 1 条最大的旗舰长 25 米，载重 300 吨，可是一遇大风浪，船员便唧筒在手，“圣母玛利亚”念个不停，祈求上帝保佑。到了 1519 年，麦哲伦带领 5 艘兵船，从西班牙出发，到达菲律宾群岛，当他们 1522 年返回时，5 艘船只剩下 1 艘，265 人也只剩下寥寥的十七八人，除了驾驶技术上的问题外，也由于船只经不起风浪而损船折人的。

因此，说中国自古是个航海大国，在开拓和征服海洋方面有过辉煌的业绩，是言之无愧的。

崇“黄”斥“蓝”种下了苦果

适当的回顾过去，这对于克服民族虚无主义，提高民族自信心是必要的。然而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只能到此即罢。再沾沾自喜于“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是制造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阿 Q”精神。须知，鲁迅先生生前对国人的麻木性和民族的劣根性痛心疾首。

中国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之利。如果从海洋战略和实力方面看，称中国为海洋大国还差距尚大，为时过早。

咏史为了鉴今。我们必须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一下中国人是海洋民族还是大陆民族？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对海洋抱着什

么样的意识和心理？为何一个有着光辉航海历史的民族却是一片缺乏蓝色文明的沙漠？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民族贵在能正视自己的弱点和落后，继而奋起直追。今天的中国人能清醒地认识过去，才能在新世纪到来时给中国的大陆和海洋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能唤起全民族对经略海洋的关注。

让我们先来看看民族传统文化对“海”的理解和描述。

汉字的构造与词义有关。古人认为，“海”这个字，“从水从晦”，汉人刘熙的《释名》中也写道：“海，晦也。”晋人张华《博物志》云：“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许慎的《说文解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乃极言其广大、深厚、无际涯。《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里的含义是：“海，谓荒晦僻远之地，不必指海水也”，“不必以实地证之”。这些语言词义学上的含义告诉我们，在古人心目中，海洋是一片阴森可怖、荒蛮无际、昏晦凶险、暗昧幽冥的地域。正如海洋学者舟欲行所言：“实际上，古人的的确把海与苦难、荒蛮联系起来。如对茫茫沙漠称之为瀚海；对北方西伯利亚的荒凉苦寒不毛之地称之为北海；把深重的灾难称之为苦海；对远离文化中心的边塞称之为边海……”

中国有句“爱屋及乌”的成语，含义不言而喻。与此意相反，中国人产生了“憎海”及“色”。阳光有七色组成，世界本是多彩的，是由各种颜色相衬映和匹配的，无所谓哪一种颜色特别好，哪一种颜色注定坏。一片“红海洋”太刺眼了，而“万绿丛中一点红”就分外美。中华民族崇尚“黄色”是由来已久的。传说中的华夏及周边各族共同祖先，“以土德王，土黄色，故称黄帝。”黄色是尊贵、崇高的象征。当了皇帝，则“黄袍加身”；择好的日子，要“黄道吉日”；气派的寺庙宫殿建筑，多为黄色金顶……。而“蓝”呢？是阴间的基色，幽灵的脸谱，凶险的标志，不信，你到丰都“鬼城”去见识一下。

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还与对“龙”的认识及其地位有关。“龙”的神话，虽不只是海洋神话的范围，但与海洋神话关系最为密切。《历代神仙通鉴》中说：“神禹治水成功，分命五岳治陆，五龙治水。”说明“龙”最初还是治水的水神。龙与海洋的关系，从科学的角度看，是古人发现了水分的海陆循环后建立起来的。屈原最先在《天问》中提出了“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的疑问。有非凡想象力的庄子对茫茫沧海发出赞叹：“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以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人们认识到了海是生气成云、降而为雨的主要来源，与农耕关系密切，而作为云雨之神的龙形，自然有了自海而生的解说。

当秦始皇自称为“祖龙”之后，中国人就受封建帝王的影响，也认为龙王是海洋的统治者，海洋也有一个龙王、有龟相、有虾兵蟹将的朝廷的时候，出海要祈求龙王，要向龙王烧香、磕头的时候，中国人就明显地感到海洋对自己也有一种束缚，并增添了畏惧感。换句话说，龙的“官”化减弱了中国人出海的兴趣和欲望，却使中国的王朝在大陆上越来越稳固，向海洋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中华民族面对一片蔚蓝色，却没有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海洋文明，原因是复杂的。这种现象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如同地中海沿岸有的民族，并没有充分利用海洋发展自己一样。尽管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与海岸相对应的内陆文明发展却不平衡。一般认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中下游，也就是古代的中原之地。学者何新在《中国文化史论》中说：“这块平原事实上处在一种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在这块大平原的北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伏牛山和秦岭，以及属于大巴山脉的武当山。在南部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嶷山、天目山、南岭和武夷山脉，直到南海。这些群山巨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包围环绕着中原。”何新特别指出：“华夏民族文明最

早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的只是渤海。”

当然,最值得探究和沉思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与目的,以及明清统治者实行严格的“海禁”的原因与后果。

这是个历史学家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未作精心研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是有几点可能达成共识,即到了明清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渐趋僵化和没落,只想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闭关锁国,维护国内统治,对来自海洋方面的冲击,更加使其“防夷如虎”,以免“滋扰生事”。因此,非但不敢主动地对海外进行政治或军事活动,连进行海外贸易也怕感染不良思想。这样,中国封建王朝走到尽头时,就完全丧失了海洋性,中华民族由此手足受掣。须知,当时西欧正在开始产业革命,而华夏古国却像一辆吱吱嘎嘎的破牛车,在夕阳的映照下,伴着枯藤老树昏鸦,步履艰难地行进在以往历代王朝的旧轨道——由盛而衰的下坡路上,当然无法在迅速发展与变革的时代里,竟雄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中国大地变成了西方列强坐地分赃的殖民场所。

悲剧终于开幕了,灾难就此降临了。当中国人以自己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还在用于看风水、选坟址时,西方列强把它装在军舰上开进了中国海区;当中国人仍把火药几千年一贯地继续用来制造鞭炮时,西方列强把烈性炸药装在新型舰炮中用来轰击中国的海上大门。那么还有两样伟大的发明——纸和印刷术,却作为签订一份又一份投降书和卖国条约之用了。

二、中国海区胸膛上的伤痕又深又长

如果是“猪”,就不可夸壮

北宋时有个年轻的词人柳永,从他的家乡福建崇安往开封应

试，路过杭州，拜谒世谊前辈两浙转运使孙何，写赠给孙何一首《望海潮》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是描写钱塘（今杭州）繁华富庶、湖山秀丽、人民安乐的名篇。据罗大经的记载，“此词流播，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事的可信度固然值得研究，但说明柳永确实将杭州描写得无比繁华，富庶非常，水色山光绝佳，使人印象深刻，永难忘怀。一首粉饰太平、渲染都市风光的词，竟促使、诱发金主产生侵吞南宋的野心，这倒是令人玩味和感叹的。为此，宋人谢处厚还写下一首诗：

莫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271年11月，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巨商马可·波罗和他的弟弟马阿飞前来中国时，带上了他的年仅17岁的儿子马可·波罗，从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以后，便沿着公元前一世纪初叶我国古代人民和西南亚各族人民开辟的“丝绸之路”东行，开始了漫长的寻求东方世界的神秘旅程。

经过3年半的艰辛跋涉，他们终于在1275年5月到了上都。